

翠
娛
閣
評
選
鍾
伯
敬
先
生
合
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九

傳

李少翁傳

白雲先生傳

官古愚先生傳

蔡先生傳

張毋小傳

家傳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九

錢塘陸雲龍用侯廷詩定

陸敏楫生生叅閱

○ ○ 李少翁傳

李少翁者名時字德春豫章人居漢川徙居應城始自號少溪年六十老矣人敬而翁之呼之少翁翁家世受醫精脉法冥思間解出授受之外其人沈墨長者入門無流視無媒言未嘗預問病者病第令伸臂出示手指一箸腕上形神忽往久之指離于腕徐以

靈靈寫神

一二語發病者隱結無不汗下吐服少焉投藥猶掇之耳余嘗謂翁診脉甚苦而投藥甚快余始不甚識翁屬余季弟婦病風眩狀類尸蹶舉家誼言膜矣翁至脉其脉治也進一匕而蘇期以踰月法當病如前再進匕乃絕已而果然余始奇其言神其術今後數構奇疾法當死翁數起之其它圭刀入口無不隨手應者余一日遊京山飲友人王穉恭兄弟宅中飲從容言李翁國醫也長者醫藥已其病之狀若何語頗悉而穉恭尊君心計警敏人也顧諸郎識之身寧無

仁心爲質

且暮緩急邪。屬歲逼除。余遣一童子持糒醪餽問翁。至則聞兩健騎從京山疾馳來。夜半迫翁去矣。余心動得無如向者禪恭尊君言乎。已而果聞禪恭母暴病更數醫不愈。翁立起之。無何其友譚有秩內得綿疾翁起如之。以是益神翁醫。于是禪恭輩競爲詩歌投之。翁得余輩墨池殘瀋如獲重寶。所至人爭家之。念緩急可立應。而翁赴人之急甚于已。百里外中夜叩門。不以家累爲解。不以風雨寒暑爲辭。翁亦年六十。未有子男。期以此陰行善導迎善氣。會歲兩大禳。

習偶處

疫鬼白晝攫人于市。翁煮藥如池。積片成塚。全活莫知。主名安問。糈而貴家亦不惜。解金爲壽。所入沿手。盡翁雖沈墨長者。饒酒德多而不亂。酒後曼聲度曲。鼻息與喉嚨相發。作音絕類老弋陽伎。意態婆娑。坐客絕倒。翁性不忤物。不媿人以所不能。不傲人以所不知。醫負絕技者最不利。其曹偶秦越人以此得不良死。而獨能安翁足跡半朱門。不傳一溢言對主人。未嘗暴僮僕之過。所游病者家。酒法食單。豐約佳惡之數。不挂齒牙。其爲長者如此。

寒世皆然所
謂以口瘞人
者

鍾子曰○余還觀李翁○非醫者也○殆幾乎道者也○余每
見醫者坐而說埋口如懸河○考其實如捉影○其神躁
也○今世坐談者類是翁○爲人診脈○精神與病者往來
一之至也○與人處○使人意消○偶俱無猜○豈所謂不言
而飲人以和○目擊道存者邪○余有以知李翁幾乎道
者也○非醫者也○

摹寫胗脈處宛然圖畫○其寫翁之靜一處亦泠然
可會○

○○○白雲先生傳

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
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于詩性命以之獨
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卽其
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
草屨爲日不給繼之以卜汎彭蠡憇匡廬山觀陶令
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費以往
至亦輒傭于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峩眉焉所
傭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淞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

真朱桃雅
派人

不幸中之幸

數奇如此

可憐甚

善探奇

怨氣應爲恨
樂雅

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于扉。爲人傭作詩文。其巷中人有小小慶吊。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楸者。寓居金陵。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于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文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于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

先生得以不
死矣

版以專得之

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
出覓棺衣舛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
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
律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序略云昂壯夫時尤嗜五
言第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卽誦讀右丞得杜工
部卽誦讀工部聞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
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
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此數言
矣○其云末一卷爲排律亦不存蓋謝生兆申云先生

孤芳自芬而
已

悲祗是一腔
悲憤

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見于世者多矣。况老賤晦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于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繼屢賣卜。傭傭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

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
有激乎其言之也。

短髮蒙茸老奈何。唾壺一擊一悲歌。新詩剩得人
間誦。荒塚俄看落照多。
千金買骨著憐才。誰起枯骸歷塊來。白日不回時
已後。淡烟殘日只生哀。

○○官古愚先生傳

官古愚先生者楚之文行君子也。始名惟德。更名如
臯。字直卿。黃岡人。先生終諸生。以伯子。今戶科給事
中應震任淮令。考最。贈文林郎。故又稱贈文林郎。官
古愚先生。父福。福父永富。永富父政。政父清清。父守
忠。守忠數世。上有避兵。由鄱陽徙黃岡。烏林者。乃爲
黃岡人。母王孺人。夢麟入懷而生。因以字之。生慧篤。
姿神端遠。稍長。厲志絕人。爲文有氣。里師避之。然益
攻。苦夏簞于松下。冬則甕糞絮加足焉。曰。以吾從衆。

讀書進取何必是。但吾以自鍊。使其骨可用。年二十
九始補諸生。丙子己卯試。兩見格。然直指讀其文。而
賞之。悲其遇。後屢試皆高等。然卒不第。終自以爲學
不力。教授里中。爲養出其門。輒爲名士。舉進士。孝廉
及廩。與庠者。分國中。爲官氏弟子矣。甲午伯子舉其
鄉第。三人先生始不得自歉其學之不至。將老焉。稍
與其同輩。匿于文酒間。手唐人詩擬之。然自出心眼。
疾革猶作壘陽詩。及信則人任焉。制義其胸中如此。
有孝友至性。所受諸生。月奉備極。甘溫視寢膳。無時

誰能知得

寫心極善

安節乃已母疾時伯子方患疹舍之侍母疾走聖詣代居喪孺子泣慕終其身事繼母如之尤愛季弟同居四十年季弟子孝廉受室將析箸泣數日日尋乃生分然愛益篤孝廉幼清能文教如已子曰弟侄一身耳且老人之性無不愛其少子若孫者吾愛其所愛而代爲之所亦以安吾親族子或以歲儉自鬻出金贖之贖者凡四人三黨存沒待命者一一爲計必信必周不敢以口惠誑人束髮讀書不能有所貯心雖安之而常隱然有憂天下之心負經世方略雅不

欲出位有所見其不平而時託于家人語以稍泄其
微旨戊戌伯子舉進士觀政大司馬發書問大司馬
何政若何所觀所觀何得若虜若倭若緬甸若徭若
苗兵食充詘將士情整要害阨塞俱若何必責對轉
餉遼東歸問遼事如前曰身到處不放過他日當事
不出此授宛令手揭會典律令予東解曰祖宗道
法當官謀斷具是矣女曹平日有才臨事有識然掌
故不習則疑畏生每不能使其才與識之必伸爲國
家用夫思而不學非獨儒生作官亦有之不讀會典

誠與慢均非
其正

諸書者是也。伯子退食問其科條功課以爲喜慍。又
言宛孔道飾厨傳媚客若誠耻之。然古者峙糗肅遽
賓至如歸皆必節愛之主與廉慎吏所爲亦未有必
忘賓旅而後爲節愛廉慎者。凡舉事依于誠恕乃可
久。大勿立異爲名。伯子拜受教居宛數月病。伯子不
視事猶促之出。先一月召季弟往治木。江陵木至之
日則屬續之日也。從容取筆書震也常事雲也。作人
耐煩二字謹識之。雲其仲子也。又言某某有德于吾
父母吾未及報。必勿忘。遂瞑卒。數年而贈文林郎。又

後是不已甚
之險

數年而伯子拜戶科給事中仲子及孫輩多以文行
世其家者先生負峻節獨行而于世無校所儼居火
或謂公盍聞諸官公笑而不應豪侵其配程孺人墓
田倍予直以厭之其爲長者皆此類料事成敗不失
而不自幸其中以爲功而折人過出于實心無已甚
使人嚴而不怨久之人人各自以爲官先生愛我傷
其前事而改德焉至今思之稱曰官古愚先生鍾子
曰予幼誦伯子應舉文以爲有豪傑之氣予成進士
後東鮮一紀居都比隣是時爲庚戌辛亥間予誠不

識其意所在。然淵靜坦然。望而知其端人也。及癸丑再入都。東鮮有所論事。中微制大。使人壯而敬之。對人淵靜坦然如故。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意。中心達于面。日又使人欲稱其言之美。而不忍發口。然世未有不如此而能爲端人者也。今惜不得起先生而見之。觀先生誠子數事。皆有本末。從學問孝友中出。東鮮用之。安能盡嗟乎。父兄之教子弟。但以舉進士作高官爲大學止。至善事朝廷。安得力。臣而用之。然予察先生誠子之意。似見其向所攻苦自鍊者。決不但以

金、何、胡、三、集、
舉、進、士、作、高、官、爲、止、至、善、事、也、吾、所、謂、先、生、厲、志、絕、
人、者、以、此、

卽其教子處。便可知其學問。便已可傳。傳情事處。
不一而足。曲澗迴谿。使人悠然有會。

○○○蔡先生傳

蔡先生者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之浯嶼人也。諱霽。字用明。以字行。更字晦仲。號見南先生。其爲同安人。蓋二十餘傳矣。始自唐季。徙多獨行者。曾大父彛舒。爲永春縣椽史。佐法平。有法如是。而令牽于他。請欲上下其文者。公度爭之。不能得。曰。豈以我爲重去此。效齊虜。僞卧養名乎。徑投筆歸。令感其誠。慰止之。椽史所持是也。何渠歸。請如椽史旨。世猶知庶人在官。有能用去就存法者。自公始。大父環碧。以學行爲諸生。

微與公合者
不可得

句字新舊

祭酒應貢不仕。年九十有二終。父秀鍾。事親孝。有子四人。公其次也。生而端慧。進止如成人。大父授之經。退務刺其大義。十七。母陳卒。慟感親疎。奉兄嫂撫弟妹。各有情理。而家貧。父仍自食。永春椽史。世其德。蓋永春吏舍一席地人。比昔人太學未坐矣。公內自念。吾父雖安此。然趙景真聞父叱牛聲而泣。豈必其父之不安于耕乎。致身顯親。子職耳。遂慨然欲以經術自奮。家居常帶經。而鉏久之配。陳安人來歸。歸有婦德。勸公隨父之永春。安有子處。而父出者。男子四方。

父志也。矧父之所在。其子焉往。遂從入永春。授童子經。取月奉。自給歲暮。以奉易。穀具舟歸。適大稔。有港禁。父携公請于令。令試而奇之。曰。昔何仲默幼爲郡守。施公所知。以其父長者爲亭長。故吾識不及。施公而若有子。不減仲默。勿以俗學沒之。具束修。令學于郡。孝廉傅君所。而公內兄陳堯俞者。名能古學。相與居業。益精乙亥。出就試。邑令首拔之。補諸生。有聲實舉。已卯鄉試。故事。士舉於鄉者。親朋率望腹焉。以孝廉得請。謁有司。居間故也。公耻爲居間。而其任爲親。

朋所望者不敢以一身廉儉爲解。歲遊學十九在外。配陳安人以紡木綿佐食。是時伯子復一年十二矣。依紡車下伏而誦史記。伊吾汨汨從車聲燈影中出。公歸聞之而喜可知也。丙戌上春官不第。念父老且病。思乞一教職爲養。夜被酒心動。夢如身在經者。驚慟馳歸。父果病。病良已。巳丑始得補玉田縣教諭。抵延津。父計至。一痛幾絕。復除補閩之長泰。諭凡孝廉爲此職者。得題其銜曰。署明其非守官也。外資其祿。而心厭薄之。公曰。否有祿卽官也。何署爲。且署獨不。

得有所事事。乎其立教依經行。而以寬粟劑之。每出私錢具食講藝。所拔識多顯者。郡庠有某生。爲怨家所中。公素不識。廉其誣。爲督學使者白之。某生持進謝辭。遣之。甲午聘同考試湖廣。所得士爲今光祿少卿朱君光祚。工曹郎馬君天錦。大叅張君之厚。戶曹郎楊君世勳。侍御周君師旦。先後爲名碩。孝廉楊君繼哲。王君德純。史君繼勳。凡八人。進士者五人焉。乙未遷蜀之樂。至今樂至在蜀西北萬山中。去閬萬里。是年伯子舉進士。年始二十。公忽忽不欲往。雅不敢

鍾伯敬全集
以子貴薄遠官不爲念始者欲用經術自奮祿不逮
養庶幾安一命于逝者遂單車之官而陳安人用紡
佐家食大率如孝廉遊學時至老死不知吏人婦之
榮且潤也至則道弗不可行候不在疆入署几塵厚
而突黔薄也公曰令起措大堪此易耳邑荒土瘠令
之責也奈何乎爲令會有採水之役木所產在夷蕪
菁峭中人獸迹絕官給鑿募民役懸格啗之耳約事
竣而給之所以給之端不可詰民先出錢所給多不
能譬其直桀黠者多相規卸免後先相壓單樸者始

承其末流官竟不得其要領公下車卒出不意徵父
老數輩人給筆札令疏注堪應募者姓名各以所臆
疾書勿移時勿交語勿易辭書已卽收之爲之稽糧
冊以知其賦之高下證甲牌以驗其歷之多寡然後
榜示占役者于門丁弱賦強則出金助徃募者靡屨
不任者始得自訴汰其實者而扶其誣報及妄求免
者乃更爲立補助之條定番休之規信給發之約用
大義論遣之民始勸徃矣木分三運以十之六爲及
格公以滿十報人服其幹採水罷尋有旱疫之眚多

謂廉不尸病
甚民

方勤撫之。然于豪猾無所錯貸。犯科者壹以三尺始。終之。有當論訊而扶服請贖者。公笑曰。若平日姦富。厚藏。將用其餘爲贖地。故放意爲非。吾特與杖。困魚辱焉。顯示平民。使知其神不靈。而其身不威者。獨特此耳。邑故無制科。潔惡民入貲爲臺司。椽史意有所仗。視邑令猶屬耳。每謁令。令延坐。降語報之。長刺公。不爲禮。人謂公先世作椽史。能以法振令之弱。公今作令。又以禮抑椽史之強。易地皆然。其理氣不可奪一也。郡司李行部者。厲氣如直指。公故不習爲媚會。

足履項令

公所部監司缺。安縣兵備使者來署。望公意氣。用餉
爲名。檄責縣額餉金未輸者數歲。庫有無礙金乎。姑
取數百來。公大驚。歲輸取庫符歸報。安得數歲。且金
何名爲無礙乎。必加諸民。令不敢知。使者氣塞。止不
檄。然不能無失望。司李不得志于公。及前諸掾史不
見禮者。依倚中之會。公捕盜獄未竟。捕一庫子。侵匿
者。其人亡走。而公繫質其孥。得二人。醜食盜。及所捕
庫子。資之寃。訟御史臺。御史知樂。至令無害。悉杖繫
訟者。事亦白。而公以病乞休矣。主爵者竟用人。賀使

又一韓林守

者語。徙淮府審理。東下瞿塘。淫預如祿。舟蕩不可止。取石代裝。舟子嘆焉。是歲爲庚子。伯子以使事歸。而仲子復心。亦能讀公書。兄弟師友携幼而入。相見悲喜。陳安人迎勞。公曰。自今始得稱廉吏妻也。促伯子還。朝辛丑。伯子再請急歸。侍明年。公與陳安人相繼卒。陳安人者。卽堯俞女弟也。幼資父。兄長宜室家。稱善配云。公仁心至性。不言而躬行。所欲爲于父母者。屈于位。然未嘗一念忘孝。所欲爲于昆弟者。屈于財。然未嘗一念忘友。所欲爲于民者。屈于地。于時。然

新琢

以良吏短度

未嘗一念忘仁精誠所至雖父母昆弟百姓皆知其欲爲而有所屈也伯子郎秩滿得封如其官矣公淒然不樂曰此吾一生勉爲學勉爲官不得之親者自爲孝廉至宦歸二十餘年僦屋而居瘠田十餘畝義不以貧告人與人處廣情而約義勇于施而怯于取其移病歸也方有征播之役部署如初政臨行猶奏記督學使者廣試額翦翦學行而耻以吏治見短所至科條可法然不爲名將解邑時有賅無主名者二百金不以汗歸橐亦不以聞上籍置之而已伯子借

得郵符。爲公歸途計。匣之不用。平生惇行。雅不欲以。以文名。時取達意。傳以古法。詩具清骨。有隱几吾忘。我敲門人話。僧荒城今古道。大塊往來身。看花到處。常爲客。見月何時不憶人。春花冬雪傷離盡。楚水越山論舊新。階庭自愛吾形影。燈火相親汝弟兄。等句。伯子少惺二歲。才德命世。年未四十爲方伯。其人嚴冷。深情事事有法。交惺十年。愛若兄弟。而惺常不敢以肩事之。禮見內省亦不識其故。生不及登堂拜先生。其言行大畧見伯子常思而得之。鍾子曰。所謂伯

自足重非以
子重

子者。卽惺之友蔡敬夫是也。揆之八情。豈能無以敬
夫。故傳先生乎哉。然惺爲蔡先生傳。亦傳其爲蔡先
生者而已。史遷之傳馮唐也。曰。唐子遂亦奇士。與子
善。唐自可傳耳。豈必爲遂。然不如此。其言不信。惺之
爲蔡先生傳也亦然。

寫吏治處。隱隱見其朴心。其著已立傳之意。亦脫
而有致。

紀言著事。宛然一謹而不迂。強而不傲。今之拙令
古之循良。

○○○張母小傳

張母某孺人者。海虞張太學商甫祖母也。爲少叅某公女生。而溫惠。自其在室時。已具丈夫之識。少叅宦遊四方。了吏事物情。有所內不得于心。而外不能決之友者。偶以試孺人。孺人臆對口畫。其初終當否。輒不爽。少叅爲之心開。胸中無留物。恨其不男子也。無何。少叅與其配相繼沒。故事卒官者。其家人憧憧一室中。往來惟篋笥管籥是問。孺人以一女兒。擗踊之餘。視其周身周衣事。誠信無悔。自此至于歸。皆寄兄

善處富貴者

嫂息中矣。既適淳齋公。值簪紱累葉。後子姓家衆稍習于麥。孺人人門。思有以易之。謂古仕宦家工于善。後者使其家意願。蓄欲與凡人齊。乃爲可久。今其志已汰。習而成性。不可爭也。請以身先之。乃去其故飾。惟布而前。數見不鮮。家人見新婦貴家女。簡易如是。麥者慙服。改心從焉。事翁媪。備思媚之誼。處先後。宛若間任。必取重。受必取輕。門內門外。魚菽祭養。淳齋公不知。以此得一意于學。既析箸。得專家政。勤約如故。操一切會計。出入目之所過。捷于楮籍。心之所識。

八字妙極

精○于○握○筭○臧○獲○受○成○事○而○已○無○能○有○所○上○下○爲○奸○利○
然○亦○不○純○用○撻○發○日○用○其○力○不○盡○其○情○教○其○子○卽○商○
甫○之○父○也○威○慈○相○御○而○行○學○有○聲○實○凡○七○試○不○第○以○
毀○隕○孺○人○見○晚○暮○哀○樂○情○事○卒○卒○不○免○憂○生○之○感○從○
事○淨○業○蓋○其○喜○爲○焚○修○好○施○予○自○其○天○性○至○此○彌○篤○
然○驟○失○壯○子○以○孫○爲○命○外○訶○內○怵○終○亦○不○能○願○息○暇○
則○燈○鉢○歸○依○而○已○性○沈○靜○然○一○啓○口○足○爲○家○誡○嘗○語○
諸○孫○婦○吾○處○先○後○宛○若○閒○三○十○年○如○一○日○者○無○他○惟○
是○交○見○其○常○情○而○不○入○溢○言○處○世○之○道○不○出○此○其○語○

不煩而確。率此類。今年七十。神明不衰。它無所須。惟不能忘情于立言者。曰。匪以爲名。庶幾言之有文。使後世子孫識其大者。幸修克念。以保世而已。斯其意可念也。傳而畀藏其家。

鍾子曰。予讀李令伯事。悲之。爲其爲祖母也。令伯乞身于君。而張子乞言于友。志畧同耳。然令伯祖母九十矣。更二十年。張子濯鱗奮翼。予以代其父爲尊養者。豈有既乎。張子者。商甫也。名國葵。今爲吳中佳士云。

文法極有頓挫。其于敘述處。每出數字評斷。皆冷
雋絕人。

著筆皆鋒。摘詞悉錦。霞綺開朝。花光襲露。差可伴
其明艷也。

家傳

不孝惺生不及見大父甫出母腹卽養于伯父一府君裕齋公伯母陳宜人卽惺今所爲之後者也府君之生也先于本生父二府君魯庵公二十歲及見曾大父卽陳宜人猶及事曾大母以故大父以上凡先世教家孝謹及治生艱難事府君一一目見而口誦之惺生數歲府君抱著膝上舐其吻談大父時事惺俯而聽之語次相視笑泣在面至嗣父及母陳宜人本生父及母馮宜人事則惺之生較諸弟差長聞見

最早最真。惺自念老矣。生嗣父母三十年中。俱沒有。弟四人先後亡。其三亦曾執筆爲他人作志傳。而祖父遺行確然不愧古人者。無述焉。此罪人也。自闕歸。居生父憂。凡事屬大父。以上取諸嗣父所口授者。生嗣父母事。則惺自以所聞見筆之于書。雖不必傳。亦不敢不述。要以言其所有。不言其所無。言其所知。不言其所不知。非惟不敢誣祖父。亦不敢欺子孫。下及亡弟。慄慄悌。亡男肆夏者。則先予死者也。非後死者。莫爲之述也。且傳何以名家傳也。家者無不及之義。

也。

高祖諱協祚。姓鍾氏。生正統壬戌。始隸江西吉安府永豐縣。徙楚景陵縣。阜市卒。正德癸酉。葬市西蘇家山。妣羅氏。先卒。葬永豐縣東湖。

曾祖諱弘仲。別號朴齋。生成化。戊戌卒。嘉靖己酉。淳古長者。足不入郡邑。目不見官吏者。終其身。妣姚氏。本縣人。生壬寅。訓子孫嚴明。有過。長跪受杖。酒菜脯蔬。家猶傳其法。卒嘉靖乙卯。合葬市東趙家山。李方伯五華先生。與大父善。爲孝廉時。計偕。有日矣。僉其

主而後行蓋嘉靖己酉歲之冬也。

祖諱山別號南鎮生嘉靖乙丑曾祖性樸訥祖獨彊直警爽膽識過人然要歸于質行嘗寒夜父子燒骨拊擁膝相對曾祖不言以箸畫灰忽忽如失祖請其故曾祖以箸指屋楹曰此恐非若有吾以窘故質諸族之富者矣祖隄曰此兒罪也大人勿憂請還之始苦身出行買踰年贖其質劑而還徐拓舍傍地構宅買田有中人產矣常以孝義廉恥爲鄉里先人有過召而數之熱心冷面積而流出如可承攬其人外若

不堪中實諒其誠無怨者。里之子弟有不若干父兄。及僕衡主命者。常卒步至其家。登堂上立其父兄。及主人于傍。召犯者出。袒而杖之。若小人何敢如此。若父兄若主能驕汝。乃公不汝驕也。且寘汝于理。其人叩頭服罪。多改心者。喜人治生。見市兒陸博擊毬諸戲。輒取其具而摧燒之。年未四十里中已憚服若大父行矣。市錯四邑。雜民所居。深惡民或相扇引。藏露作奸。荆西兵備觀察莆田鄭公患之。欲擇一幕官任焉。念小吏易與奸。法盜盜反生。擾廉得祖立身居鄉。

狀。爲乃引卮酒勸之。極知若長者宜飲于鄉。然吾
有未了事。非若無可與共功者。強飲此酒。吾有以累
若。凡若所爲卑體勞形爲吾屈耳。祖再拜。公笑曰。若
正患行不去耳。吾知所以爲若地矣。乃手書檄一道。
朴二具。曰。驚者以此從事。署爲團長。乃拜受命。歸謝。
絕親知。蔬果之饋。及一切茶酒聚會。申明保甲。稽坐
之法。然其要在引農商工技使歸本業。終日奔命于
生計。而不遑及其他。有兩惡少年。以博爭道。致恨。想
求決者。相不問其曲直。曰。汝曹獨無所操業乎。繫而

繫諸大憊之兩頭。曰：吾有冗務，忍就此二日，爲若決之飲食，皆不離櫬。每大小便，一人欲出，則兩人共擎其櫬，以如廁。槃散牽率，見者皆笑。居一日，有半。兩人面目相視，覺出入起居甚無謂，亦皆笑。祖徐出語兩者，吾今日有間矣。有所欲言事乎？皆曰：無有恨如前乎？曰：不敢欲放去乎？曰：誠如長者言，乃解而遣之。歸各悔而力事家人。生產皆致饒，惺爲童子時。其一人之子年七十餘矣。抱布買子門，爲子言其事云。鄭公出行部過市，祖郊迎。公出輿揖之起，若步不能及。昇

人勿傍輿行。然吾有事語若呼昇人曰。吾欲與團長
言。若勿以疾步窘之。且亂其語。有所陳。地方便計。驟
與入署。卽檄行之。一日密授祖牒。司某所大猾奸利
事。刻日爲限。祖案驗久無狀。故不報。公過市倚輿問
祖前事。祖正色起對。不敢以影響溢言。傷上臺覆盆
之照。公亦先得其情。因大笑。以手代杓。拊其式作闕
語曰。只少這箇。只少這箇。蓋戲之也。卽收牒已其事。
徐語祖。若陰德宜有後。公嘗庭語諸屬吏。吾比監兩
郡。所見賢者。獨孝感典史某。皂市民鍾某耳。少宰余

公應城人也。嘗謁鄭公曰：自皂市有團長後，吾邑無牛盜矣。祖屢以親老請辭役，鄭公不許。然教養方略有次第矣。公遷去，其繼者關中張公始聽其辭而禮遣之。顏祖之門曰尚義，賜以冠帶，固辭無何。曾祖沒，祖母姚亦替細大之務，請而後行。嘗病臙結，便不得下，苦甚。祖以手導之，始利。糞血雜至，以一小木盞手滌之，日以爲常。及沒，用其盞以頰面嗽齒，哀至則輟盥而哭。如是者二十餘年。終其世，姊適楊門者，性特慎，小失詞色，輒歸而戟手詈祖。司其語有間，緩辭引。

罪姊嘗畢不答直去。次日必具楹。因族長跪其庭。姊故不爲禮。族長諭之。出乃拜。怒霽而後起。時祖年已六十餘。卽楊氏子孫亦以爲不堪。或謂翁亦老矣。何至是。祖泣。吾止姊弟二人。以姊爲兄。爲母。正以年皆老。無幾相見。有如姊。恚不解。斷往來。吾其如姊何。人謂祖餽膝。頗爲姊屈。暴者化之。平生不喜見貴人。獨與封君李公南臺爲布衣交。封君者方伯父也。朝相過。或暮歸。祖往亦如之。方伯課子嚴。卽長公本寧先生。夙慧早達。不免與杖。惟祖能釋之。嘉靖甲子本

乃伯亦爲難
得然所以致
心者又有在
天

寧舉于鄉之歲也。明日登舟赴省試矣。偶以小嬉。方伯怒。夜抽園籬笞之。祖往曰。吉行也。曷免而厲諸。乃令謝而去。祖沒歲餘。本寧繇詞林外補歸里。方伯引而吊。指靈牀令亟拜。是曾免汝笞者。拜已。方伯北向。揖呼南翁。吾兒歸拜爾。在此。聲淚俱下。酸感而罷。卒萬曆癸酉乙亥葬。市西蘇家山。方伯又僉其主。蓋兩世矣。祖雖勤儉。耕商作業。然意度落落然。常出于其外。不甚讀書。書法尺牘。疎朴可觀。癩而長。音吐朗然。所至驚坐。嘗經商遠歸。囊可數百金。偶陳諸案。而笱

之嗣父裕齋公。祖長男也。年數歲。過而歛步久之。顧
盼而去。祖怒呼之還。若知愛此乎。男子生何憂無錢。
苟能勵志作人。此陳陳者糞土也。何屬目爲愛。從弟
鎬不啻同生。鎬病且死。屏妻子以百金屬祖。子母起
息爲身後妻子地。然勿令之知。待其子長。窘而後與
之。祖愕然有難色。鎬以頭禱淋。弟能信兄。兄不自信
乎。祖扶起弟。良食。若封識此物。詳署年月。色數。請受
弟命。起息則多端。凡中人不可頓忘遠嫌。一念鎬謝
如祖言。及其子長。能立泣而以原封與之。紙墨

性坦而不知妬。年六十有九。無孫。族有多孫而夸者。祖每過其家。必呼其孫。出。曲踊距躍爲笑樂。快得祖。一愧憤。祖歸。惟有欣歎而已。再往。必袖梨栗。誘其孫爲戲。女適京山王中丞。又池公。中丞年二十六成進士。爲海鹽令。請諸前輩。所以爲令者。多以善事上官。應之。請于祖。祖曰。吾齊民真心利物。猶能隨緣作好。事子爲進士宰一邑。審時度地。何事不可爲。安能爲子畫定而往。中丞終身心藏其語。每爲惺誦之。每夜課生父讀。必取竹頭酒削爲挑燈杖。夜分不寐。應城。

陳文學玉沙先生者。塾師也。語祖何苦爲此。祖愴然曰。人在世以覺爲生。寐則疑于死。老人來日苦短。奈何以寸刻餘生。同于死境。其識議徃徃如此。妣徐氏生子一理。卽惺嗣父。初以惺官行人司行人。贈如其官。後誥贈奉政大夫。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繼高氏生子一貫。惺本生父也。以歲貢授常州府武進縣儒學訓導。致仕。誥封如前官。皆以惺覃恩云。繼何氏。趙氏。長孫鍾惺。曰惺次。大父行事。可以觀世焉。鄭觀察之知人。李方伯之篤舊。皆世所謂大人君子。無足異。

正見孝順

者。乃若杖人之子弟。奴僕。而其家安之。兩少年之繫于橈而不逸。其子不諱。舉以語。惺。錡公屏妻子。陰付百金。嗚呼。彼何世之人哉。

嗣父一府君。裕齋公諱一理。大父長子也。生嘉靖庚寅。負仁孝至性。而出之柔慎。不爲矯矯之迹。大父嘗語人。吾性寡寬緩。不能以聲色狗人。雖心本無他。幸免尤怨。然涉世之道。安詳簡要。物我俱得。仁暴相安者。吾長男也。大父嘗怒咎人。府君從傍去衣。按其首。大父徐察其意。甚悲。色甚和。擲杖而罷。年八歲。母徐

卒育于祖母姚。至二十六歲，繼母高亦愛其馴，善待之。無何，高以產生父魯庵公病卒于蓐。生父生始十三日，是時陳宜人亦來歸矣。相對泣，夔夔踽踽。二十一年始有一弟，望之甚奢。何數奇如此。朝則抱以適隣媪之門，乞乳之。殘瀝夜則手付陳宜人，視其燥濕啼笑。生父不知其無母，大父不知其有無母之子也。生父數歲，繼母何虐之。府君獨自傷，語陳宜人。吾志行不足以庇弟，吾與若非厚集其誠，自處無過，不能有所感動，乃相與謹身愉色。凡所喜者，迎之；所忌者，必

爲之諱。陰爲生父衣食地。而口不言。久之何亦知府君夫婦善信人也。時一聽其言。生父每受窘泣。而陽責之曰。若已有知。學子賓賓。豈猶十三日兒乎。聞者亦憐之。生父年二十。補諸生。馮宜人來歸。繼母趙虐。不如何。而多忌。輕聽。嘗以小女子讒戲。積怒。請于大父。必出馮宜人而後已。操箠闖門。將攻之。馮宜人惟閉門泣。府君知不可爭。爲權辭。請于大父。是其家強宗。加其女以不可受。恐生他端。爲清門累。陳宜人尋聲遙呼曰。不如所言。新婦本無罪。且鍾氏宗祊是係。

不可動必不得已請與同命趙氣奪大父亦察其無
謂笑語府君長婦素慈今健如此引趙衣去課生父
及惺望其成朝不及夕然雅不欲使塾師以一笞一
詈加之生父出就外傳夜必與同寢枕之臂授以前
後所當誦書使其上口明晨步送之入館見塾師覆
之無失而後歸陳宜人具飯糲以待課惺亦如之府
君幼習制舉業曉其大意言必稱王錢唐瞿之文嘗
語惺諸公文機勢相生章法不亂如觀水然前際後
際不相踰越惺爲文知從先輩入實府君啓之惺自

館歸必教以通鑑語錄國朝憲章錄等書。一月間惺人臣何以有忠良之別。惺自以所知對曰。鍾同廖莊是忠臣。劉健謝遷李東陽是良臣。府君奇其對。此唐魏徵語。若安從聞之。因爲惺說一過。惺十三四歲。私誦左國史記漢書文選。府君喜曰。兒知古學矣。聘儒先博雅者爲惺通其句讀音釋。語生父。此子終當以文行名世。吾老或不及見。吾弟必食其實。生父課惺頗嚴。馮宜人亦不爲姑息之愛。府君語生父。此子敏篤。志強體弱。一切用庸媿人待之。懼其志阻。志阻則

氣反氣反則竅逆。竅逆則其材枉而不伸。且虞生疾。吾嘗讀素問內經。悟此理。俗師不知也。一日生父督。惺過急。偶病。憚。府君夜引陳宜人叩閣呼生父。吾與弟言此。子何如。而令至。是人苦不知足。不記吾家二十年前門祚乎。生父及馮宜人異謝乃已。次日買諸陸博園。恭且令善其術者。教惺使戲兒。勉爲此一年。吾更有以教汝。生父母患之。府君曰。弟勿憂。用我法。非但已病。試觀一年後兒讀書作文何如。而始信吾言。明年病已。文日通利。生父怪問其故。曰。此教佳子。

弟法也。煦煦近人。惟恐傷之。然不喜見市僧及輿皂。曰吾惡其臭。衣帽之氣熏人所居近市。不甚親。衡量恒率家人力耕自給。默自遠于商賈之業。里有爭者。聞且見必譬解之。一訟于官。則避不問。人亦不敢引爲驗。曰寧爭不勝。何至以訟牒汙長者姓名。好潔成性。日浴無筭。不以夏與冬廢。水聲香影。交于簾戶。竟以多浴致痺。如廁所用淨紙。必裁令方整。田畜疏記。必用紙完好者。護以青殼。牙光可鑑。朱綠界之。而後加書人笑其迂而勞然。性之所安。不能易也。客來過。

兒無常父

者窺窓見其衣履微垢。輒走入內。搔手命童子辭以他出。所過人家。座有塵。默然引去。喜爲醫人有病。雖糞穢中。請必往。親爲進匕。全活者甚多。年六十病痺。潔如故。越二年。惺補諸生。娶婦黃。明年生子肆。夏府君笑曰。不意子然之身。二十年中。子孫遶膝如此。吾病亦身輕矣。越二年。失明。明年乙未。病卒。年六十有六。語生父及惺曰。吾至此。已過望。但吾父有子而不見孫。吾無子而見之。凡吾快處。卽是恨耳。繼母趙長十府君十數歲。惺兒時。見府君及陳宜人事之。溫清

備至。旣府君薨。問此是尊何人。年貌不甚相遠。事之
乃爾。府君笑曰。此我繼母也。慕祖母姚終其身。哀樂
所至。輒誦李令伯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之語。至祖
母無臣句。嗚咽而止。不能終焉。陳宜人慈憫過人。雖
以惺爲後。然諸弟妹自一歲以後。若不知有母。衣履
幣。悅蔬果餅餌之類。倚以爲儲。求取無疵。弟憐早夭。
有子昭夏。生纔四月。婦壬年二十餘。自矢靡他。宜人
哀其志。每夜必引惺婦黃坐其室。寒燈靜茗。以他語
間其哀。夜分乃別。後府君十年卒。爲萬曆乙巳。距生

嘉靖甲午壽七十有二。猶及見惺舉于鄉。及孫肆夏爲諸生。昭夏就外傳云。

本生父魯庵公諱一貫。大父第二子也。生嘉靖庚戌。性敏而朴。寡言笑。生十三日而喪母。長養見嫂。語在嗣。父母事中。三歲侍大父前。時天旱。出戶見晴空皎然。大父顧府君曰。天無雲。府君對曰。地有土。大父喜。以爲非獨捷對。亦重厚。令終之。兆云。六七歲授書。飲食佳惡。盈歉一勿敢問。曰。吾以口腹累兄嫂。糜粒。糜漿。皆兄嫂匿聲色。忍饑渴。以遺我者。敢求多乎。大父

性疎嚴不屑屑省視兒女苦樂。然一覺察性如水火。繼母何至悍。不免拳踢。蘆衣塵飯。府君忍不使大父知。嗣父語陳宜人。是其天資大孝。福德人。真吾弟也。吾不憂若敖之餒矣。隆慶庚午。補諸生。母馮宜人來歸。甲戌。惺始生。嗣父悲喜。口不忍言。立後事。以府君止一子。且長。然其身心寬然。不自以爲無子人矣。府君知其意。愀然語馮宜人。吾兄老矣。待吾有次子而立。後何日之有馮宜人。曰。然非君兄嫂。吾死無所。何乃言有子。有子。兄嫂所予也。吾安敢有之。立後之意。

始定丁丑生弟慄。嗣父母益喜。慄真吾子矣。抱慄而去。府君且日命馮宜人具酒爲壽。賀吾兄嫂生子。自是誠家人。掩口勿言慄所出。乙亥葬大父。府君兄弟製一衰。一小素冠。加慄之身。抱立靈牀前。明大父有孫執喪。前族之出示其孫。以夸大父者。見而內不能善語。府君趨抱兒入。是其貌不揚。爲人目笑。府君兄弟初聞以爲愛我兒。慮風日之及人。犬之驚也。及其語竟。大爲哀憤。嗣父欲唾其面。府君止之。兄勿爲念。吾必令此子有成。一雪此言。已卯庚辰。連試于督學。

金公皆高等。遂廩于庠。惺亦以其年出就塾。壬午錄
應鄉試。乙酉試小不利。惺亦頗學爲文。自是始一意
課子兼理生。其言曰。士喪所守。生于求。求生于不足。
不足生于闢。而惰吾性。不能以一絲一粒于人。非自
處無求之地。何以善後。且吾業爲人父。爲人父子。雖
賢而貴。婚嫁田居。還以所應有。義亦何辭。吾父寒夜
擁爐時。不自矢贖父所質宅乎。此非惟子職。亦爲人
父之義也。府君子然儒生。不宦不商。今市中有宅二。
區負郭。田十益七八。子孫免饑寒。惺作官不甚內顧。

若有遠識云而馮宜人勤勞尤出天性。椎布操作。樂而忘病。竟以此致殞。嘗云鹽奴。爨婢。此富貴家行徑。寒素不宜須。此家人飯粥。貧親酒肴。必躬必親。與陳宜人自朝至昏。坐不離厨。惺兒時。每見其井竈間地。不容足。坐起進退。不失尺寸。陳宜人每以他事。慍見母。無所置身。外人見者。疑其婦姑。不知其爲先後。宛若也。巳丑。嗣父病痺。府君與馮宜人進藥上食。拾逆聞聲。一粥一羹。一蔬一肉。朝夕皆有。疏記視其絲毫加減。以爲喜懼。陳宜人每食必面馮宜人。今日食美。

病者爲加一七。用慰其意。馮宜人謂府君。長兒雖出。後兄嫂彼老且病。安忍累之。且其爲父母之勞心力。已殫于作兄嫂時矣。辛卯爲惺婚。筐篚几筵。嗣父母不知拜見之辰。嗣父舉酒屬賀。賀吾弟夫婦娶婦。言其勞費不出于已也。嗣父終身惡聞老死二字。病時府君嘗以數十金。私爲買美櫛一具。歲一漆之。不使知。久之。嗣父亦微聞之。府君懼觸其忌。百方藏護。嗣父笑。若無隱。此物亦復何可終免。但吾夫婦累弟處。實多不忍。更用此相埤益耳。嗣父卒。府君自操家政。

然以儒者治生足則自止廉儉之性皎若冰霜平生
不輕過人飲受人餽杯茗寸綵得必報之惺十餘歲
讀書齋中見府君題字數行于暗壁云某年月日子
事有違而往輒不利書以自警幽獨心行略見乎辭
其教子急于封樹而緩于食實奢于責其成而約于
收其用自惺爲諸生不令作孝廉想爲孝廉不令作
進士想成進士授官不令作權要想普語惺吾勞勞
一生以明經終汝爲諸生困處人中十二年汝清羸
疎直性好讀書作文此其法皆不宜大貴爲文士與

輦上人同時冠進賢于分已過。況汝嗣父生母皆不
及見而吾及見之乎。惺嘗謂名利場中能堪萬人之
掉臂不能堪二親之攢眉。惺爲行人八年擬部擬部
二年而汰其考選授水部。繇水部疏請改南曹。又二
年部持不覆。覆改南祠部。一年出爲福建提學僉事。
蓋通籍十四年矣。優游卒歲。舒縮用天。非得府君爲
父安得率胸懷。綽綽餘裕若此。平生不以姓名通上
官。壬午試于郡守齊公第三。竟不往見。惺同年官于
楚。爲令爲守爲監司。以年家子求一見不得。與人言

口不及子孫爲武進縣訓導時常鎮觀察爲曾公

諱道

唯

太守爲何公

諱應瑞

宜興令爲蔣公

諱英

皆惺同年也

誠惺不爲通曰體貌違隔言及不甚有益而人已之間周旋甚難久乃知之彌心重焉辛酉請告歸實以惺遷閩臬故具文郡邑達督學巡按御史但以老乞身不及其他御史聞而高之與嗣父母同拜大夫宜人之命禮成之日喜極嗚咽吾今乃報吾兄嫂使吾以他子立後者安有今日惺之官兩都也凡四到家每辭之官勉爲收淚壬戌三月入閩伏地大慟府君

令悲而慍。吉行何至是。若慮我老乎。我疆于汝。汝第攝身守官。勿貽吾憂。臨行以烏鬚藥一囊賜惺。授手未畢。府君失聲慟過于惺。心動神告。惺至闔。夢魂搖曳。積勞柴立。自恐不免。乃府君竟以七月疾日進不衰。七遣使至家。皆不報。竟以九月二十六日終于正寢。壽七十有三。蓋生卒同日。終天之恨。實自取之。復何言哉。母馮宜人。先府君二十六年卒。爲丁酉歲。距生嘉靖癸丑。壽四十有九。繼屠氏。又宗氏。

仲弟慄。字次真。魯菴公第二子也。生萬曆丁丑。俗重

首生子。惺之爲伯父母後也。父母已心許之。故弟之
生。若初有子者。骨體堅濶。壯髮生額。性復彊直。數歲
時。伯父指此子。酷類大父。弟聞躍就其懷。抱其頸。問
大父何如。請告我。伯父笑爲言。大父語至痛快處。喜
曰。兒能爲大父所爲。嘗從伯父母之田間。有老佃民
語次。呼大父別號。弟時戲牀頭。長不能踰人腹。忽起
手批其頰。若世爲我家隸農。何敢呼大父號。其人
不覺膝自屈。走告伯父。大吐舌。不意郎君乃爾。伯父奇
之。軒輊不馴。跳跟街市。竹馬紙鳶。非已所棄。羣兒不

敢取。羣兒所取卽棄之。就塾復狎侮其曹偶。惺每禁止之。或教以汎愛親仁。曰阿兄饒爲此。吾不能與諸牧。監伍父雖課子嚴。然酒酣以往。亦引諸兒笑樂。一夕飲欲與惺及弟拳賭行觴。惺謝不敢。弟已舉臂前請。以屈伸開合間決勝。浮翁大白。父已醉卧。輒持杯就牀。騎其胸。頰而嚙之。父大喜。長兒守文終不若此。子有破轅之氣。聞人間有不平事。恨不手引其人而撻之。市然其在父母伯父母兄嫂塾師前。執禮甚謹。未嘗有違言忤色。爲文一篇。數句之奇。出人意表。然

好弄坐馳。一有得失。去之亦甚遠。父每縛笞之。邑令

晉江林公

諱雲龍

好以文課士。甲午惺以諸生試第一

弟以儒童試第四。公一日行學語學師鍾生之文披音露妙。學師以爲惺也。舉以對公。搯手吾正指其小者。獅見龍子御以良師友必成令器。是歲竟不得補青衿。乃感憤向學。爲文日入秀整。有氣力。性喜爲書。每傷古人書法及趣。至今日亡盡。今人刻石臨摹古。人法趣必不在此。欲更出眼光。合以古人墨迹。服習。移情求其精神所在。每見人臨帖必笑。學古人已自

不如此。此豈古人而遠學之乎。行草波瀾老成。不肯作近人一筆。然不意其早夭。竟未留其片紙。丁酉再出試。時已有吐血病。吐必數升。試文獨妙。脫于郡試。又不得補青衿。是歲三月生子昭夏。弟性不怖死。口雖不言。意謂有子死亦可。時時露于色。笑而母馮宜人亦病吐血。母子同病異處。宛轉相憶。竟至兩盡。母以七月十一日卒。弟時病甚。哭不成聲。叫絕而已。至八月初二日亦卒。年二十有二歲。弟素強善飯。多力。年十五歲。隣家失火。兩臂各繫水一桶。沿緣登梯。梯

長二丈餘。上下如猿鳥。嘗與予及友人章章甫見村家。有強弩。予兩人共彀之。不能滿。弟時已病。用一指相引。弦隨指往。如牽弱絲。自矢不爲諸生。義不肯衣冠。婚之夕。父母強冠之。不可。竟以總角成禮。死。用以歛。今卒後二十七年。予始作弟傳。付其子昭夏。昭夏爲諸生。已十年。娶婦唐氏。有孫鳧。孫女一人。予命妾吳氏養之。爲長男肆。夏女婦王氏。自誓散髮至老。今亦四十九。使弟在。已稱大父。予與弟當作班白。二人。然予見昭夏戟髯。所記弟面孔。及夢中所見。猶二

叙致精潔可
喜

十七年前總角人也。

叔弟恡。初諱恬。字叔靜。生父第三子。季弟悌。字季友。
第四子也。生甲申。惺喪弟三人。叔弟最後亡。年視仲
季兩弟幾倍之。兩弟材而年不能達。未見其至。吾于
弟見其所至矣。仲弟不及見。惺舉于鄉。季弟不見成
進士作官。而弟及見之。季弟亦不及從宦遊。覽勝探
奇。平居端坐向牕。賞文析義。季弟幼不能共。而弟皆
獲共之。然其運數似有奇窮。仲弟之沒也。弟年已十
六。季弟十四。文皆抽穎見端。而以母兄病。學不時作。

有故轍在

癡心

轍○父○課○仲○弟○過○急○不○饗○其○利○竟○以○天○枉○每○慟○而○悔○焉○
欲○聽○兩○弟○廢○學○作○農○商○亦○可○惺○請○于○父○此○非○農○商○中○
人○也○名○利○不○足○論○其○材○可○惜○宜○廣○以○學○且○不○煩○父○課○
課○亦○不○須○急○也○略○用○嗣○父○教○惺○法○行○之○爲○文○泉○涌○矢○
發○射○代○競○爽○叔○弟○文○健○而○圓○季○弟○靈○而○秀○每○奏○一○篇○
父○爲○放○眉○吾○失○一○子○得○二○子○矣○然○皆○多○病○病○略○如○仲○
弟○試○又○皆○不○利○兩○構○繼○母○粗○糲○棄○餘○一○飽○無○時○女○子○
小○人○細○故○碎○語○耳○目○應○接○不○暇○弟○性○性○蕭○散○善○笑○言○
抵○掌○緩○頓○慧○黠○多○端○詢○對○之○及○十○解○其○二○三○食○飲○亦○

丁字痛而許
心狠

人
繼母之能殺

時得沾。激。輒分子季弟。父喜。骨肉形迹之間。法不當。如是。耶。而季弟。悌。一味溫密。柔慎。深心妙用。不及叔弟。病困中。饑寒拂亂。竟用以死。吞聲茹氣。不使人知。壯有室矣。自用勤。畜代。置伯母。陳宜人。最愛之。欲以爲次子。不果。私給其用。伯母亡。則已矣。在兄嫂前。坐起如孺子。不苟取。惺舉于鄉之後。不敢預外事。曰。伯兄教養我。終不以困故累伯兄。名戊申。子喪。長男肆夏。意悅。惘不欲生。已酉。狂走南都。然念弟病。寓書于父。微及弟藥食事。父得書。大慟。泣以示繼母。而口不

能言繼母咄咄語入內。我知之矣。是其書愬于兄。言我不善視也。弟報書云。兄予父書。慎勿問及弟病。是年四月。竟不起。年二十有六。自季弟之亡也。而叔弟病彌甚。然其胸懷曠然。常置生死得失度外。復用學醫。自輔。父有背疾。弟一進藥。卽愈。諸醫愧之。又能飲。父每飲。弟醉醒與共。諸子孫不與也。病有間。卽讀書。文隱隆有骨情法之外。別開異境。屢試不利。如故。甲辰子會試。弟從如京師。有所接。四方文士讀弟文。及聞其語。以爲兄弟同上春官。不知其未補青衿也。其

時意勃勃欲作詩。若有所待。庚戌冬。予官京師。忽寄
予詩數十首。其出塞詞云。試看手中劔。未知何究竟。
從古應募人。豈皆不得還。大將雖自貴。少小爲奴隸。
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夢想封侯貴。氣始得雄。
諸近體尤多妙思。予三弟一子皆材。不及爲詩。而弟
始爲之。詩又如此。又不學。怪作詩。予大喜。過望。寓書
勞勉之。其後一書多感。遇憂生之旨。予報云。貧病患
難。古人之常。天以此阨才士。尤有深意。但以身爲本。
耳。十月不甚寒。入京養病。可以讀書。可以成名。可以

保身竟不果來。辛亥予奉使四川。以弟從往來夔府。巴渝沅澗間。觀于三峽。弟獨善看山。分段變態。目過口授。一移子紙。使成妙文。弟亦和予詩。高寒深險之氣。如水石衝持。戛戛擊人。今皆亡其稿。是歲出應儒童試。郡守馮公奇其文。業置第一。司李陳公素知其爲子弟才而困也。喜見眉宇。馮公問而歛之。謂鄉紳子弟宜避寒士路。姑置第二。是時督學于府試。第一人無不收者。而弟竟不錄。人或惜之。弟慚謝。以年近三十。猶借府試爲逢掖地。愧死愧死。甲寅再出試郡。

守李公始置第一。曰此番不敢以避嫌抑才士。試于
督學馬公。始見錄。蓋年三十三矣。明年錄應鄉試。房
考爲惺。同年襄陽令李公業。取冠本房。李性至慎。待
主者允而後加批。主者卒然塗乙數行。因置副榜。是
歲予典黔試。歸過郢郡。守李公迎笑。足下知令弟今
年秋試乎。雖已失而幾得之。亦見文猶可憑。不佞前
錄置第一。非爲足下弟耳。弟自以命蹇。用七義博一
第。平直必不得。于是取舊業。練令精熟。一日可終十
四篇。其奧義亦復不減。亦以其間爲詩。先是弟詩自

詩何得不日

楚辭

庚戌後者一旦盡失之不留一字予代爲悞弟曰不然中人苦不能自割愛今爲我割之除舊懷新此詩家之福也丁巳予以給假留白門弟寄子詩一帙皆丙辰後作也自序曰余自癸丑後欲絕不作詩從前所作近數百首一朝散失其中非無可存者而其不可存者亦多矣始恨從前之妄作輕出以有此羞也今數年淺陋一旦滅迹遁去何幸如之就使去其所可存者而得已浮失矣友人書勸余刻詩不知余詩已亡去且亡去而不使我思丙辰六月後忽欲作詩

詩至數十首。皆從前慚悔後。不知何以萌諸心。何以出諸手者也。夫前此妄作。輕出以取羞。而今如故也。後來又作何想。請質之伯兄。予視其詩。新警靈朴。每于人所忽處。意若爲之停。所難處。筆不覺與之往。戊午試于鄉。不第。是歲父補毘陵司訓。惺在南都。父子相近。牽攀不得歸。往來省視。弟快侄昭夏。更番在道。而弟多以病留家。已未冬。附舟而南。肅月寒江。煙霜。愴默舟行動。植巖枯之中。聽草尋煙。沿洄訪泊。神悄意孤。有澤畔行吟意。隨路作詩。姑聽其才與景物所。

值時有出入。若新發意爲詩。不急急乎求其至者。而
 奇情創語。冷水澆背。陡然驚人。初泊詩。如爐火半消。
 家漸去。湖天相對。意何云。打水詠。如我愛篔簹。清魚
 視爲鬼。伯曉詩。如帆響。客心隨水去。夢餘寒被與霜。
 連鳥爭晴氣。飛從日門。擁晨光。開向天。寒夜如舟中。
 之人耳。獨聰聽。霜聽水。聽無窮。晚泊如暝色。圓天地。
 淒風吹。渾淪夜。泊如村鼓。引人奔歲事。孤空逐處覆。
 閒情疎。星入水。成微照。獨鶻飛。煙去一聲。望山中。晴
 雪如日居。下界愛人物。似與山雪不相關。又于層萬

層秀到天晴。瀾反出山之顛。月詩雪積餘。清厚鳥飛。
寒照牽贈友。如如君安草莽。自爾到希夷。又桐祈春。
盡葉竹正午時陰。又寂寥千古事。驚畏末流身。大要。
弟子詩一作每停年餘。停已復作。以其停處爲轉處。
機候難言。抵毘陵除夕前一日也。惺亦在署中相見。
悲喜賦詩。新歲予還南都。三月弟來視予。南都人士。
聞弟來爭相逢迎。共爲詩文。而弟病吐血。至四月十。
四日病甚。聞友人徐元歎約見訪。作病中念徐元歎。
將到詩。遂爲絕筆。五月五日竟不起。時年三十有九。

自名其詩曰半蔬園集。用譚友夏所贈詩語也。吾友曹能始爲作序。能始客潯陽時。弟曾訪之。與定交焉。弟年過仲季兩弟。能達其材。自成一家。有餘。予輒以虛聲掩之。使不得有名于世。子居官有祿。無救弟貧困。弟性近道。而予闇鈍。不能引以無生之學。使其隨人。生死。枉入諸趣。凡其過兩弟者。卽予所謂奇窮者也。娶王氏生子四人。長男肆夏。病且死。弟尚有二子。請以其一代。竟皆殤。乃後生女三人。妾董氏生女一人。王氏董氏相繼沒。惺養其三女。弟快養其一女。快

之生子納夏也。告于弟，許以爲後。快今止納夏一子。弟悌，娶歐陽氏，初生子一人，次生子陔夏。見肆夏在日，嫌其無弟，勸子養爲次子，而其長者亦殤。後又生子二人，弟卒後，又相繼殤。今亦止陔夏一子。

肆夏字樊倩，慳長男也。母黃氏生。萬曆壬辰八月十五日也。嗣父母以初有孫也。小字之首孫，體秀羸，不任提抱，長不踰尺，著掌上可臥，眼如點漆，片光星照。乳彌月如一歲，見生母馮宜人，襁送陳宜人，指其瞳子曰：此壽徵也。二三歲時，拱立拜起如成人。五歲讀

書。矩。行。正。席。作。字。甚。敬。不。解。仙。佛。二。道。而。意。忽。忽。常。
有。出。世。之。想。語。人。年。三。十。後。成。名。上。報。君。親。辭。榮。入。
山。健。類。仲。弟。慤。好。弄。亦。頗。相。似。而。方。整。老。鍊。過。之。朝。
暮。假。沐。理。諸。戲。具。無。所。不。入。手。入。塾。懃。懃。如。老。儒。處。
女。脫。兔。靜。喧。邊。際。自。書。室。一。門。出。入。而。分。八。歲。爲。解。
說。訓。註。未。爲。文。也。予。一。日。搜。其。書。紙。有。赫。蹠。細。書。首。
署。省。刑。罰。三。字。有。文。一。篇。具。體。而。微。未。有。盡。地。爲。獄。
誓。不。入。況。真。獄。乎。削。木。爲。吏。期。不。對。況。真。吏。乎。等。語。
叩。之。慚。不。肯。自。承。久。乃。首。服。予。大。驚。兒。知。爲。文。久。矣。

始授以經史。教之爲制義。單緒名通。思路過人。乙巳年十三。董玄宰太史出視楚學政。見出應試。文成再拜。帳下童子不宜欲速于進。然欲一識異人顏面耳。公笑。手其牘書一取字。出竟不言。亦不令予知。是日季弟悌亦入試。從案上遙見之。出爲予具道其如此。予問其故。曰。董公疎簡。有如偶亡其牘。見何自明。其不欺乎。人服其識量。榜出果見錄。予病卧道院。同年謝彥甫李長叔來視。見時在傍。偶問及見文事。予言不覺詳。見數日子客去。予問故。斂手對曰。謝李二伯。

父長于大人數歲。尚未有子。兒以通家子出見禮也。何至語不休。傷其意。予默然喜其作人厚而涉世密。或可寡過云。章章甫以明經謁選。暫歸。讐家故牽其名入訟。事屬司李李公。久不決。議息矣。章甫有兩脣。皆青衿。試在郡。見其一也。章甫令兒衣冠入。無言。備員而已。入則滿庭。麤然語無肯綮。兒忽出揖階下。章明經生所聘婦翁也。部試法當得縣令。未補。補有日矣。訟者欲悞其期耳。明此片言可了。李公見其童子矣。驚顧安所得如此。老吏行井邑。目不流視。客有過

候予。而從奴竊坐于門者。見入不起。將毆之。奴初愕不受。久之悟。叩頭謝。吾儕小人。不知爲鍾家郎君。見叱之。吾衣冠入。自是儒生一輩。汝曹卽不應坐。必鍾家郎君而後起立。汝曹見而起者。其與幾何。性仁孝。愛敬予諸弟。杯酒盤餐。一人不具。身不近案。諸弟遭同閔子。五弟快尤穉。無告。見讀書齋中。糗糒果茗。所取求于母者。不兼人倍。日不已。母怪之。乃各貯一器。以待弟不時之需。戊申年十六。出試于督學岵雲王公文。旣清舉。精神警秀。作字橫豎成行。公異而面錄。

之是歲七月也。歸感寒疾。數日增劇。舉家惶懼。請道士上章禱神。見張目視予。見命在天。禱亦何爲。且黃冠鄙語。神豈能聽之。無已。大人自屬稿。稿其見取讀之內云。兒生世淺。罪過無多。必身有業。請自當之。兒瞑目不視。見罪死矣。昔武王病。周公請以身代。何至以父代子。予急易其語。病中不甚與子言。恐牽予思。向壁飲泣而已。執大父手。見父他日作官。尊養無所事。兒平生苦心著述。兒猶能守而存之。今已矣。語訖而絕。蓋八月十二日也。年十六歲。檢其篋中。多用良

紙自書寂寂不動。炯炯常明。八字。其病中談風世事。及卒後。幽感世以爲神。皆非生死之正也。生忌日子。歲用佛法懺之。

鍾惺曰。近李夢陽。蓋有譜傳。次先世事。及其弟夢章。惺頗承其意。書成覽之。皆爲鬼錄。不覺淒然。記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惺生而存者也。欲自列其生平。附于下方。如生共祖父坐語。自省實無可述。姑存其意。以俟後死者。

隄宗傳以誌一家。不嫌瑣細。然其中揚抑分合俱。

須有發心者

有法。